

论小说《偶像失格》中的“无缘”与“有缘”的存在机制

高义吉, 王松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7

DOI:10.61369/EST.2025030014

摘 要 : 当今的日本社会逐步迈进“缘”缺失的“无缘社会”。“无缘化”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现实中, 近年来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小说《偶像失格》描写了少女明里由于沉迷于追星, 其各类社会关系瓦解, 最终陷入了“无缘”的境地。本文深刻剖析明里的“无缘”以及“有缘”, 探究二者的存在机制, 为日本年轻人的“无缘化”求解。

关 键 词 : 偶像失格; 日本; 无缘; 有缘

On the Mechanism of Existence of "Unqualified" and "Qualified" in the Novel "Idol Disqualification"

Gao Yiji, Wang S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Abstract :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has been moving toward Muen Shakai ("disconnected society"), a social formation marked by the erosion of relational bonds (en). This process of muen (disconnection) has not only taken root in everyday life but has also become a recurrent theme in recent literature. Rin Usami's novella *Idol, Burning* portrays Akari, a teenage girl whose obsessive idol fandom precipitates the collapse of her social ties, ultimately leaving her in a state of muen. Using Akari as a focal ca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both muen (disconnection) and its counterpart yuen (connectedness),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they are produced and sustained, and considers possible responses to youth disconnection in Japan.

Keywords : *Idol, Burning*; Japan; muen (disconnection); yuen (connectedness); Muen Shakai (disconnected society)

“缘”是指个体与个体相互之间的关联, 即“社会关系”。“缘”具体表现为多种形式, 如, 血缘、地缘和业缘。日本社会传统上是“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社会关系基石的“有缘社会”, 以互相帮助的精神、共同体意识为支柱, 如今却迈进“缘”缺失的“无缘社会”。^[1] 2011年, NHK在名为《无缘社会》的特别节目中, 展示了由于血缘、地缘、业缘日趋弱化所产生的老年人“无缘死”的社会问题。^[2] 虽然节目中的“无缘死”表现在老年人群中, 但现实中, “无缘化”也常发生在青少年身上, 他们的人际关系面临着严重危机, 具体表现在孩童时期缺少玩伴、学生时代缺乏同窗友情、成年后找不到稳定工作继而引起成家立业方面的问题, 以血缘、地缘、学缘和社缘(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逐渐弱化的“无缘化”现象贯穿了青少年成长的各个阶段。^[3] “无缘社会”的现象与影响已经泛化到了包括老年、中年和青少年在内的全阶段年龄, 成为了日本社会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无缘化”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现实中, 近年来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2021年获得第164届芥川文学奖的小说《偶像失格》描写了少女明里由于沉迷于追星, 其各类社会关系瓦解, 最终陷入了“无缘”的境地。然而, 明里却享有网络空间中的网缘这一“有缘”的人际关系。本文深刻剖析明里的“无缘”以及“有缘”, 探究二者的存在机制, 为日本年轻人的“无缘化”求解。

一、“无缘”的表现

“无缘化”的明里身处社会边缘, 日常生活如履薄冰。明里知道正常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与朋友、恋人和家人之间和谐相处, 她也深知自己对于偶像的迷恋只是“单方面”的追求, 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然而, 她将生活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了追星这件事上, 这使得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长期被忽略, 最终她的日常生活全面崩盘, 深陷“无缘”的桎梏。明里人际关系“无缘化”的困境主要存在于血缘、地缘、学缘和业缘四个方面, 具体

表现如下:

(一) 淡漠的血缘

在社会学中, 血缘一般指宗族、家庭等范畴内部基于血统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比如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小说中, 与明里相关的家庭成员共有五位, 分别为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和姐姐。由于外公在明里父亲调往海外之前已去世, 作品并未提及明里与外公之间的交往。从明里与外婆的关系来看, 产生直接联系的部分也并不多。明里不仅和外公外婆关系疏远, 和父母、姐姐之间同样存在隔阂。

明里从来没有重视家庭，手机里面几乎没有家人的照片，可以说她的生活重心根本与家人无关。她只是一味地任由自己陷入追星这样的不平等关系中，最后自己的家庭生活走向了悲剧性的结局。血缘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明里却无视它的重要性，这为她悲剧性的“无缘”的社会关系埋下伏笔。

（二）地缘的隔绝

地缘关系是指居住在一一定的地理空间内形成的社会关系，比如邻里关系和同乡关系。“每一个个体都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于一个地理空间的，地缘关系是在这一地域范围内以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依托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帮助的关联。”^[4]小说也着重描写明里居住的地理空间。明里原本与母亲同住，外婆去世后搬进了外婆家，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因此，如果从时间上将明里的地缘关系做一个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搬家前和搬家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明里与邻居或是附近他人的来往，但有多处描写暗示了明里在地缘方面的消极状况。

明里早在搬家前，就自称为“偶像宅”，即整天不出门的追星族。不论是明里的自评还是朋友的评价，她都符合“偶像宅”所以在搬家前，明里在地缘方面的确是一直处在“无缘”的状态。在搬家后，明里地缘方面的“无缘”则表现得更为彻底。明里原本在和母亲同住时，虽然与邻里没有往来，但和家庭内部成员会有交流。然而，她搬进外婆的房子开始独居后，几乎完全丧失了正常交际能力，甚至自理能力，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的房间，房间内的垃圾直到变质都不清理。可以说在地缘方面，明里已经不仅仅是“无缘化”，而是已经从地缘中完全脱离出来，接近“绝缘化”了。

（三）孤立的学缘

学缘关系是指“社会成员由于共同的教育经历而产生的师生、同学等社会关系”^[5]。小说中的学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分别是明里与关系好的同学成美，以及明里与班级中其他同学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一方面，明里与成美原本都是追求大众偶像的同类粉丝，而成美后来更换了追星的对象，但本质上仍属于追星活动的范畴。所以，二者在追星一事上有着高度相似性。另一方面，明里与班级中其他同学的关系并不乐观，其他同学皆以模糊的群像存在。明里在班级中的位置是非常尴尬的，属于边缘人物，且不受欢迎。

对明里的学缘起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她的退学。高中二年级的三月份，由于旷课情况太严重，校方要求明里留级，明里反复思考后决定退学。对青少年来说，在学校与同学的交往是其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为青少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与同学相处的时间最久。即使明里并不喜欢学校，也不喜欢上课，与班里其他同学的互动大多是消极的，但由于上学这样的半强制性活动至少将她与班集体在空间上捆绑在了一起，明里仍然与同学存在着些许互动。然而明里的退学彻底切断了这样的互动，使得她被孤立。离开学校意味着明里完全告别了学缘，被彻底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了。

（四）缺失的业缘

业缘关系是指由于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形成的社会关

系，比如同事关系。实际上，明里作为在读高中生，并不在社会职业者的范畴之内。但是，明里为了购买偶像相关的周边产品，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出于此目的，她应聘兼职。虽然并不是正式职工，但兼职使得她与店长、店员等人产生了联系，理论上具有一定的业缘，但实际上程度较浅。

尽管兼职是明里自己主动应聘的，但事实上，明里在工作方面并不具有主动性，她对于自己的评价是“我与一本正经这个词向来无缘。倒不如说我懒，这要准确得多。”^[6]换言之，她并非觉得自己需要工作才去应聘，兼职只是她满足自己追星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并不属于她生活的重心。明里在兼职被辞退后，在父母断供生活费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重新应聘工作。然而由于高中退学的经历，不论是零工还是正式员工的应聘，她屡屡被拒绝，整整四个月都赋闲在家。她已经被社会完全排除在外了，想要重新融入是极其困难的。

二、虚幻的“有缘”

网缘是指依赖互联网进行的交往以及通过互联网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当下，网缘这一新兴社会关系的比重愈加增大，这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在娱乐产业快速发展的当下，依赖互联网的追星方式应运而生。尽管主人公明里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类社会关系都呈现出一种消极的状况，但由于明里的追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互联网平台进行的，有一定的网缘，比如观看偶像直播、发表与偶像相关的博客以及在粉丝群内进行讨论活动等，她与偶像的其他粉丝产生了联系。这种新型的追星方式拓展了明里社交的渠道，形成了她的社会关系，她在一定程度上“有缘”。在小说中，明里的网缘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分别是虚幻的中心化、脆弱的线性化，对应着不同的互联网交往形式。

（一）虚幻的中心化

在网络新媒体形式下，粉丝以偶像为中心，主动聚集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社会群体。在小说中对于这一点的相关描写如下：

年龄、学校、居住地各不相同，我与她，与其他人都仅仅因为是晰栩座粉丝这一个共同点被连接了起来。即便如此，早晨醒来时会互相问候，周一早晨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会抱怨不满，周五会熬夜召开“偶像欣赏会”，疯狂发送自己喜欢的偶像照片，“糟了糟了”地感叹这张也好帅、那张也好可爱。隔着屏幕能感受到对方的生活，其实也算是很亲近的存在。^[7]

现实中，偶像的中心地位一定程度上位移到明里这样经营着博客、有极大影响力的超级粉丝身上，可以称之为次中心。作为博客博主的明里与关注博客的其他粉丝之间，是一种以明里为圆心的中心化网缘关系。明里经营着一个发布偶像相关内容的博客，关注量较多。明里对于自己撰写博客的动机作过如此解释：“而我的态度，是想要解读他的作品，解读他这个人。我想看见偶像眼里的世界。”^[8]由于明里对于偶像的深刻了解以及频繁的发帖，使得作为博主的她在互联网上积累了数量庞大的粉丝。关注量的增加对于明里来说是对她解读偶像的肯定，这一肯定又促使

明里更加用心经营博客。在这一循环中，中心化形式的网缘得以巩固。

网络新媒体给粉丝群体更广阔的活动空间。粉丝一改先前被动接受的地位，变得积极主动，通过自己的力量在追星过程中建立存在感。粉丝们积极建立互联网社群，这些互联网社群以偶像为中心，或者以明里这种受到较多关注的超级粉丝为次中心。但是，这种社群是松散的，缺乏稳定性。这是因为，当居于互联网社群中心位置的偶像“失格”时，社群会轰然坍塌，或解散，或沦为“僵尸群”。并且，在这类社群的粉丝个体相互之间的单独交往中又蕴含着去中心化的特征，被称之为扁平化。扁平化也消解着中心化。

在扁平化的网络世界里，不论粉丝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收入、职业与社会地位如何，在互联网社群内部他们都是平等的存在，大家都贴上了统一标签。借由互联网平台，有着同样喜好的她们通过偶像这一纽带被连接在了一起，在交往中，一切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特质都被剔除，以明里为代表的粉丝们唯有表达自己个性的网名。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与差距都被抹除了，在粉丝群体形成的互联网社群中，明里与其他粉丝之间的联系通过一种简单且纯粹的形式进行，人人平等，这便是所谓的扁平化。这样的扁平化是将粉丝群体作为叙述对象而言的。此时，这一网缘呈现出松散的网状化特质。总之，居于互联网社群的中心的偶像是脆弱的，粉丝之间是松散的，这类社群是不稳定的。

（二）脆弱的线性化

当镜头聚焦到明里与粉丝个体之间在互联网上的联系时，会表现出一种线性化的特征，即明里与部分粉丝个体的联系仅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是如同直线般的双向联系。如，网名为“芋虫”的粉丝，在关注明里博客的众多粉丝当中，对明里的关注是有别于其他粉丝的，是独特的。每次在明里发布博客后，“芋虫”总会写最长的感想给明里。不仅如此，“芋虫”在不同的日子还会更换不同的账户名，这样的行为有三个目的，一是引起偶像的注意，二是自我意识的表达，三是引起明里的注意。小说详细描写“芋虫”对于明里的独特喜爱，这一描写表现了明里在“芋虫”心中的重要地位。反过来从明里的角度观之，在所有关注明里博客的粉丝中“芋虫”给她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如果对关注明里博客的粉丝们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芋虫”和其他粉丝两种。小

说中描写明里与后者的互动时，多以模糊的群像作为指称，明里与后者的网缘呈现出以明里为起点向外围发散的网状化特质。但是，当以“芋虫”作为叙述对象时，明里与“芋虫”之间的网络交往是独立于之前所提到的与其他粉丝之间的网状联系，具有线性化的特征。

明里所在的互联网社群的粉丝之间的交流是线性化的，这种线性化是脆弱的。因为粉丝之间的交流时有时无，明里与他者的线性交流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这类交流虽然有时可以弥补明里社会现实中的交流，但在偶像“失格”后，粉丝之间的交流往往会中断，这种网缘已无意义。

“无缘”状态下的明里患有忧郁的精神疾病，具有忧郁者的特征。小说中明里的忧郁表现为不将自己当作人，仅看作动物，进行自我贬低。小说在开始后不久就描写主人公这方面的忧郁。保健老师京子在讲述卵子和海绵体那类词汇时，明里虽然听起来不尴尬了，但“感觉像被自作主张地施予作为动物的任务，很沉重”^[9]。明里每天仅是最低限度地活着。在她看来，最低限度地活着，绞尽力气也未必一定能做到。主人公明里的这一表现表征着其自我认同出现了异化，将自我建立在初级的动物认知中。她对于自己的忧郁是有认识的。虽然其自述相当隐晦，但同样可以从中窥见端倪，如，此处被“赋予了名字”的疾病，便是明里在精神方面的疾病，而感到“沉重”则是这种疾病的躯体化表征。药物难以治疗她沉重的肉身，仅在应援偶像的时候，明里才可以逃离那份重量。其实应援明星并不能治疗其忧郁心情，仅是短暂压制了其精神疾病。

从以上分析可得知，明里的网缘具有虚幻的中心化、脆弱的线性化特征，是不稳定的，是脱离实际生活的。当偶像“失格”后，这类互联网社群或成为“僵尸群”，或不复存在。与偶像相关的博客仅为偶像崇拜的产物，也会随之而去。网缘不能代替现实中个体所在的血缘、地缘、学缘与业缘。只能作为这类真实的社会关系的补充，而非替代品。《偶像失格》中，主人公明里在不同的空间里，分别经历着“无缘”的苦痛与“有缘”的慰藉。在明里的偶像“失格”前，虽然也“有缘”，但天平倾向于“无缘”，明里心情忧郁。然而，当偶像“失格”后，“有缘”几乎塌陷，“无缘”与“有缘”完全失衡，明里的生活尽是“无缘”，几乎瘫痪，苦苦挣扎。

参考文献

- [1] 橘木俊昭. 无缘社会的正体—血缘·地缘·社縁はいかに崩壊したか[M]. 東京:PHP 研究所, 2011:42.
- [2]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 无缘社会[M]. 高培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5.
- [3] 师艳荣. 日本青少年“无缘化”现象解析[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5(02):100-105.
- [4] 权彤, 董艳. 日本社会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解体与重构——基于社会整合理论的分析[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5):85-91.
- [5] 张国功. 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的叠合——论学衡派谱系中西学人的交游网络与文化认同[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7):232-238.
- [6] 宇佐见铃著. 偶像失格[M]. 千早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23.
- [7] 宇佐见铃著. 偶像失格[M]. 千早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39-40.
- [8] 宇佐见铃著. 偶像失格[M]. 千早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18.
- [9] 宇佐见铃著. 偶像失格[M]. 千早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9.